

来自现场的声音

绥德黄土地艺术团

激发陕北秧歌的魅力和活力

高炳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探索开拓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向

核心阅读

陕北人爱秧歌,是爱到骨子里的。尤其是绥德人,“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喜欢秧歌。

10年时间,黄土地艺术团的文艺演出已覆盖陕西省绥德县所有乡镇。进乡村、进企业、进煤矿……500多场精彩演出,让陕北秧歌的独特魅力流淌在村庄里、田埂上。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观摩石雕、绥德平安书、剪纸、民歌、泥塑等展示,对当地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表示肯定。陈列馆外,正在进行陕北秧歌表演……

武文杰是当天表演的陕北秧歌队队长。当时的情景,他至今仍历历在目。“秧歌队的所有演员情绪高昂,秧歌扭得格外卖力。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陕北秧歌发扬好、传承好。”武文杰说。

拓展生命力,寄望年轻人。如今,陕西省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共有45名演职人员,其中10个90后、6个00后。除了日常演出,团里的文艺骨干还常常进学校、进社区。

打花伞、舞彩扇、跑旱船、骑毛驴……孟春时节,黄土高原的山梁上,草芽尚显稚嫩,远远望去,灰黄一片。村口戏台上,大红大绿间欢歌笑语,舞姿翩跹,仿佛这春日的蓬勃气息,是从舞台上悄悄生发,再蔓延到别处。

坐在后台,望着台下观众熙攘,75岁的魏建明眼眶湿润了。27年前,这位国家级非遗项目陕北秧歌的代表性传承人,组建了黄土地艺术团。每次下乡演出,秧歌都是“压轴戏”。

一晃多年,秧歌依旧“压轴”,老乡们的热情也丝毫不减。不同的是,台上的表演者,已变成一张张年轻的面庞。在这片黄土地上,黄土地艺术团的故事仍在继续……

“活了快80岁,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秧歌”

陕北人爱秧歌,是爱到骨子里的。尤其是绥德人,“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喜欢秧歌。

一声唢呐,一阵锣鼓,浑厚的声音,穿过梁梁上崖畔。陕北山村戏台上,大秧歌开扭了。扭秧歌,魏建明有“底子”。20岁出头,他曾和邻村的“六六旦”(艺名)李增恒搭档,闹秧歌“踢场子”。

他扮男角,李增恒扮女角,两人搭档十几年,“二人场子”堪称陕北一绝。十里八乡的百姓津津乐道:“宁看‘六六旦’的‘走’,不喝二两酒。”

多年后,两人先后获评国家级非遗项目陕北



▲2021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榆林园开馆仪式上,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表演陕北秧歌。

▲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文化进乡村”活动惠民演出现场。图片均由高炳提供 制图:赵德汝

秧歌代表性传承人,成为当地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段佳话。

1996年,48岁的魏建明从乡镇调任绥德县文化馆馆长。当时,绥德县还没有正式艺术团体,组建艺术团、弘扬陕北民间艺术,便成了魏建明上任后先做的事。

组建艺术团,当时有两难:缺人、缺钱。那几年,文化馆的演出很少,很多舞蹈演员都转行了;有卖棉花的、开服装店的,也有包馄饨的、夜市上卖羊肉串的。魏建明到摊点上一一耐心劝导。

一番努力,1996年,50多人的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成立了。县文化馆牵头,科班演员、民间艺人等齐聚一堂,“黏合剂”只有一条:对艺术的热爱。文化馆门口的几间房,抵押了8万元用于艺术团的前期周转。团里派人去西安买来打折的音响、服装、灯光等,“基础设施”总算凑齐。

硬件条件虽然简陋,艺术水准却不打折扣。魏建明请来老友李增恒,共同给大伙儿指导。每个人的辛勤汗水,浇灌成主题演出《黄土风情》,包括腰鼓、民歌、秧歌等。下乡首演,定在当年9月,绥德县土地岔乡。

初秋的黄土地里,糜子、谷子压弯了腰。农忙前的闲暇时光,红纸演出布告张贴在附近村庄的土墙上,老乡们奔走相告。

白天装台时,村里年轻人搭幕布、挂布告、装音响,热情高涨;小孩子围着戏台盼天黑,望眼欲穿。等到太阳下山,秋夜凉爽,戏台灯光一开,台下人山人海;碾子上坐着,土墙上趴着,山梁上站着……里里外外,来了上千人。

陕北唢呐一声响,16人的秧歌队上场了!男的身着彩衣,头戴羊肚子手巾;女的手握双扇,舞得活脱奔放。群场子既毕,文场子、武场子、丑场子、跑驴、跑旱船相继登场……精彩不断,高潮迭起。

“活了快80岁,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秧歌!”掌声中,台下的陕北老汉握住舞蹈演员的手,激动得不愿意松开。小娃娃们意犹未尽,小手儿拍得通红。

日子一天天过去,绥德的沟沟峁峁间,掀起了一场场“黄土风情”。哪里有演出,邻乡的人们便早早锁了门,揣上玉米馍馍,翻山越岭去看秧歌。慢慢地,农村戏台太小了,团里就选址附近学校,在操场上搭舞台。

10年时间,黄土地艺术团的文艺演出已覆盖陕西省绥德县所有乡镇。进乡村、进企业、进煤矿……500多场精彩演出,让陕北秧歌的独特魅力流淌在村庄里、田埂上。

“如今,同一片土地上,长出了自己的文艺之花”

1996年夏天,绥德县文化馆的大教室里,舞蹈演员正紧张排练节目。教室外的窗台上,趴着一个瘦小的男孩,用双手挡住眼睛两侧的亮光,透过玻璃往里瞧。

小男孩叫武文杰,当时正在念初中,从小酷爱舞台的他,利用课间时间过来看舞蹈。大吊扇吱呀作响,舞者为了一个动作,常常练得汗流浹背……这样的场景,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2000年,17岁的武文杰从艺校毕业,加入了他梦想中的县文化馆。每逢黄土地艺术团下乡演出,他都被老乡们的淳朴与热情感动。

“那会儿下乡,村里老人把年长的演员叫‘老师’;我们年轻娃娃,就被亲切地称为‘戏儿子’。”武文杰回忆,每到演出结束,老乡们便拿出准备好的玉米、红薯,非要让带走。“看物不过我们,就拿出煮好的花生,把‘戏儿子’们的口袋都塞得满满当当。”

花生,是黄土地的馈赠。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再把它馈赠给关爱黄土地的人。大红大绿的服饰,配上旋转的花伞,在这黄土地上尤为耀眼。“秧歌在陕北,犹如春日里开出一树山桃花,浓情炽烈。”武文杰常常感慨,自

己是属于这片土地的舞者:“陕北秧歌滋养一方水土,也浇灌着陕北人的心田。”

时空流转,岁月更迭。当年的年轻人,转眼已近不惑之年。如今,担任绥德县文化馆副馆长的武文杰,已成为文艺下乡演出业务的负责人。这些年来,文艺演出继续铺开,已经走过了绥德全县70%的村庄。

文化进万家,又到满堂川。当年,下乡首演地——土地岔乡,并入了如今的满堂川镇。走进满堂川镇郭家沟村,古朴的戏台上,一支秧歌队舞得正酣。旁边的旗子上,印着“满堂川文艺宣传志愿服务队”几个大字,在春风中摇曳。

“大家看,‘双扇打开’的动作中,可融入娇羞、张望的表情,更显得精彩、传神。”武文杰被围在中间,手把手为队员们表演示范,赢得大伙儿阵阵掌声。

3年前,黄土地艺术团走进郭家沟村,老乡们很热情。演出结束后,爱好文艺的镇里退休教师高全亮受到启发,召集大伙儿筹划文艺宣传志愿服务队,提议一出,众声响应。

编节目、练秧歌、送设备……有艺术团的支持,这支基层文艺宣传志愿服务队在黄土地上拔节生长。

“艺术团老师常来给我们做指导,帮助我们开拓眼界、提高专业水平。”让高全亮感动的是,艺术团老师的暖心鼓励:“他们说源于乡土的表演自然淳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土地岔乡,是我们团的首演地。27年前那个秋夜,老乡的喝彩声激励我们勇往直前。”武文杰感慨不已:“如今,这同一片土地上,长出了自己的文艺之花,令人欣喜,更让人感动。”

“艺术团来自黄土地,走进陕北人的精神家园”

90后年轻人郝罗康是团里的一名舞者,也是一群孩子口中的“康康老师”。春日傍晚,绥德实验中学,18人的非遗秧歌班热闹非凡。十字步、单手扇、双手扇、转花伞……郝罗康一一示范:“学生娃,悟性高,要领一教就会!”

教室拐角处,13岁的张佳馨看得认真。自从她记事起,母亲随商业秧歌队演出,她便耳濡目染,对秧歌有天然的亲近。

看着老师单手扇走十字步,张佳馨默念要领,记在心头。晚上回家,即学即演,母亲看了啧啧称赞:“向内转腕,扇花形状真好看!跟着闺女,又新学一手。”

学到新技能的,还有社区秧歌队。走进绥德县名州镇东街社区,20多名秧歌爱好者踩着节拍,正排演自创秧歌秀。每周闲暇时,武文杰都来这里,给大伙儿义务指导。

“扭秧歌,要‘踩在板上、功在腿上、艺在手上、情在脸上’。”说起诀窍,武文杰言简意赅:“上了台,忘记年龄,你就是18岁的自己。沉浸其中,方能跳出酣畅淋漓。”

几年来,凭借专业指导,社区秧歌队小有名气。《欢天喜地唱首歌》《唱美榆林走天下》……一个个秧歌节目走出了社区,登上更大的艺术舞台。

正月全城闹秧歌,已成为绥德人的集体记忆。今年元宵节,绥德秧歌大会演,一队队秧歌走上街头,男女老少随性即舞,挥洒自如;一波波观众如潮水般涌入,扶老携幼,摩肩接踵,尽情融入这“歌的世界、舞的海洋”。

行走绥德,秧歌的魅力无处不在,融进了这片黄土地的血脉里。魏建明说:“艺术团来自黄土地,也走进陕北人的精神家园。”

奔赴心中的热爱

任姗姗 孔繁洁

刻,剧中的“小小杨”逐渐成了如今的“老杨”。老杨个头不高,走路带风,讲起太狮滔滔不绝。作为中国传统百戏杂耍的重要组成部分,舞狮在春节等节日庆典频繁亮相。白纸坊太狮是北派舞狮的代表,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传到老杨这一辈,已是第七代。老杨说他最乐意的事,就是让白纸坊太狮被更多人看见。怎么传承才能让这一非遗项目后继有人?这些年,老杨日思夜想,东奔西走。这次,老杨与《狮王》的年轻主创们一拍即合。

早先,白纸坊太狮的狮身长约一丈二,狮头重七十多斤,狮脖子上的七个大铜铃,每个都有馒头那么大。现在狮头改轻了,七个铜铃依然在,代表“喜怒哀乐悲恐惊”七种情绪。这正是白纸坊太狮技艺精彩、珍贵的部分。《狮王》编剧、导演郭琰紧紧抓住这一点,故事情

节、人物表演、节奏把控,美术、灯光、音乐,都围着这七种情绪展开。用老杨的话说:“一切,从心里来!”在老杨看来,舞狮的最高境界是“人狮合一”:“你的阅历,遇到的人和事,都会表现在表演里。”

每一次谢幕,台上三个年轻人卸下道具,露出脸上豆大的汗珠,小观众们都会情不自禁站起来鼓掌。老杨总会说:“这是我徒弟,作为太狮第八代传人,他吃多少苦,应当应分。”他重点介绍了两位年轻人:段振杰,90后,剧中饰演“小小杨”,家住石家庄,儿时习武,热爱跑酷。林帅,也是90后,剧中饰演“小小杨”,本职工作是在主题乐园从事特技设计指导。两个人从零开始,利用周末时间跨城学舞狮,苦练三个月,拿下了基本动作。《狮王》的拟音师、动画设计师、灯光设计师、道具设计师等幕后团

刚柔相济,舞东方拳理;追寻理想,展武术神韵……近日,舞剧《咏春》2023年全国巡演从深圳启航,在长沙、东莞、珠海等地的演出赢得观众好评。作为主创之一的编剧,我切身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与艺术感染力。

通过文学和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国家级非遗项目咏春拳早已被大众熟知。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铺陈人物行动见长的舞剧艺术,如何实现独特性的艺术表达?回答这个创作课题,我们选择从历史与生活的深处找答案。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广东佛山、东莞等地采风,深入了解咏春拳的历史发展细节。善于运用空间叙事的两位青年导演韩真和周莉亚,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电影人的奋斗经历中找到灵感,设置了一位普通电影人的独特叙述视角。舞剧的双线结构由此诞生:一位在深圳开放初期来到改革的普通人,从事为电影角色打光的工作。他用追光照亮

剧中人叶问,照亮了咏春拳惠及百姓的动人历程,更在这个过程中感悟人生价值;脚踏实地、追寻梦想,就可以成就属于自己的非凡人生。剧中叶师傅的“咏春堂”从挂牌开馆到广泛传播的故事,灯光师从踏入社会到体味追梦的青春故事,双线索、双场景带来了不同时空的同频共振,成为该剧一大亮点。不懈奋斗,追寻理想,追寻心中的那一束光,成为他们共有的精神内核,引发不少年轻观众的共鸣。

此前,武术题材影视作品大多运用特技渲染视觉效果,舞剧如何满足观众新的审美期待?怎样完成从中华传统武术到当代舞剧艺术的转换?以舞讲武,要努力做到入其身法、展其精髓,创造形神合一、情动于中而韵化于外的审美形象。舞剧《咏春》中,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精彩对打的段落受到观众喜爱。这既是全剧高潮,也是重要的创作收获。一方面,导演努力运用较好的动作设计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舞台形象。另一方面,来自深圳歌舞剧团的年轻一代舞者经过近一年的武术学习和刻苦训练,超越了一般的舞蹈表演程式。舞蹈呈现既有浓烈的武术味道,又糅合古典舞与现代舞特质。演员还通过对自身肢体动作的控制,让观众产生“看电影”之感,例如,模拟电影的镜头头与俯仰,在转台上完成本该在平地上完成的舞蹈动作。

在音乐、舞美、灯光、服装等方面,《咏春》也做了较大探索。比如,以“光”为媒介,打造“镜头”的视觉效果,通过旋转多变的舞台营造多重空间,以慢动作和正常时速的变化作为历史和当下的双重时空线,以国家级非遗项目咏春拳和香云纱描绘浓郁的广东文化特色,让艺术表达呈现全新的感染力。目前,该剧仍存在提升空间,将在巡演过程中不断打磨、完善细节。

纵观近年来的舞剧创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进入创作者的选题视野。舞剧《孔子》《昭君》《赵氏孤儿》《李白》等刻画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舞剧《只此青绿》《精忠报国》《花木兰》《五星出东方》等描摹中华文化的恢弘画卷,芭蕾舞、现代舞等诸多版本的《红楼梦》创新演绎经典,充满现代艺术风格的舞剧《孔雀》、大型舞乐《中国故事·十二生肖》提供独特的艺术视觉创作经验……这些舞剧的较高关注度,逐渐形成了新的创作共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探索开拓当代中国舞剧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向。坚持创新创造,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多深入生活、多研读历史、多品读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也是责任和使命。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以舞蹈之美展现武术神韵

冯双白

